

信仰的追尋

史上，歎息人生虛無虛空的詩詞諺語實在多不勝數。好比：

「興亡千古繁華夢，詩眼倦天涯，孔林喬木，吳宮蔓草，楚廟寒鴉」，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」。

我國古人，從老莊開始，便有「空」的思想。唐代短篇小說「黃梁夢」、「南柯夢」，都是以小說形式表達了一切皆空的人生觀。才子、佳人、英雄、豪傑、財富、美譽，曾經風靡顛倒眾生，可是到頭來一坯黃土，讓死亡吞滅了一切。

佛學認為生命乃是痛苦，人生的終局乃是寂滅，並無意義與價值可言。今生的一切物質世界，名利富貴、江山建築、物質榮華等，都必如鏡花水月，了無痕跡。我看此說法還不如現代科學家所發現的「物質不滅定律」，即宇宙萬物，不管是固體、液體或氣體，變來變去，總不會消失無蹤跡。

仔細研討，必然有一番道理存在。

釋迦以解析的心靈，系統的方式，逐一述說我們的身心與一切外在世界，乃是一片不可依恃的虛空：「僧肇法師遭秦主難，臨就刑說偈曰：四大原無主，五陰本是空，將頭迎白刃，猶似斬春風。」

我們嘗聞修行者的話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免得染塵埃。」於是又有佛徒反駁道：「菩提本非樹，明鏡亦無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染塵埃？」這是佛學說空的極致表現。

他們看人類的身心，只是四大五陰的假合。

所謂四大，指地水火風四類物質的元素；五陰，「色受想行識」積合而為人類身心活動的整體；「四大皆空」，來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空來空去，無跡無蹤。如此人生，不知有何意義可言。

老莊的學說，也經常教人一頭霧水。好比論到創造，起源是：「道出於虛廓，虛廓生宇宙，宇宙生萬物。」此外，易經的太極之說，亦撲朔迷離，教人莫衷一是；所謂無極生太極，太極生兩儀，以後便生生不息了。

基督教的信息卻是實實在在的。

「起初，上帝創造天地。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；上帝的靈運行在

水面上。」（參創世記一章）

「太初有道，道與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。萬物是藉著祂造的……」（參約翰福音一章）

舊約與新約時代，相隔千萬年，而依然是一位神、一個「道」在主宰著，這真理多麼實在，多麼肯定！實在值得你我研討、尋求。

至於一些信心人物的故事與見證，更是多得不勝枚舉。以下僅舉幾處令我深受感動的經文與事蹟。

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在曠野漂流，徬徨無主，力竭神疲。一日紅日西沉，倚石為枕，忽夢天梯，神的使者上下梯間，神在上面和他說話，賜他應許。雅各醒後甚是恐懼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耶和華真在這裏，我竟不知道……。這地方何等可畏，這不是別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門。」於是立石、澆油、許願。直到今天，這伯特利的見證仍然傳誦下來，教人歌頌讚美，因為它多麼翔實真切，多麼令人感動。

另一舊約人物，名叫約伯。他曾披麻蒙灰，受盡人生的苦難與折磨，最後依然吐出了心中的痛悔與堅信：

「我從前風聞有你，現在親眼看見你。」（約伯記四十二：5）

第三處經文記在約翰壹書一章首節，依然論及創造的那位主宰。此處又說：

「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們所聽見、所看見、親眼看過、親手摸過的。」

一件事情能夠耳聞、目見、手摸，相信決不會有任何虛假了。

筆者就是根據以上幾處經文和幾位說話的人物，來推斷並深信基督教信仰的正確與實在，您以為如何？

能容與常笑

某年我旅遊東南亞，在一所寺廟中見到一尊大佛像，是我最常見的那位大肚子，面露笑容的「彌勒佛」。我雖對佛學一無所知，卻為它兩旁的一副對聯所吸引住了，因它包含了一些哲理，聯曰：

「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難容之事；慈顏常笑，笑世間可笑之人。」

我們中國人最懂涵養，而涵養之道首推崇忍，從一些日常的成語可見一斑。如：「忍字當頭一把刀」、「百忍成金」、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、「忍得一時之氣，免得百日之憂」等。容忍的美德，可以息怒，可以延年。百歲老人張群在其壽慶時，有記者探索其長壽之道，會發現壁端有一行字：「有容量乃大」，這與「宰相肚裏可撐船」之語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容忍的態度可見之於笑容，所謂「一笑置之」，「古今多少事，皆付笑談中」。化敵為友之道是化戾氣為祥和，將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；而非